

滯留美國的國際學生需要校方伸出援手

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

趙敏蒂 (Mindy Trieu) 和越南的家人通話時最感寂寞，這位就讀於聖荷西州立大學 (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) 商管碩士說，家人都在一起，只有我「滯留在美國」。到美國讀書是敏蒂的夢想，來到美國五年後，她已習慣獨立，不過 Covid-19 疫情帶來的孤立，加上不確定什麼時候才能回越南，這讓敏蒂深感不安。敏蒂說：「我知道自己的問題只是情緒上的，還有很多人的情況比我更糟，但不能回家這件事真的讓我很難過。」

這個學期，因為疫情而無法踏上美國校園的國際學生是眾所關注的焦點，外籍大學生的註冊率下跌近 14%，而研究生下跌約 8%。不過像敏蒂這樣，在疫情之前就已經註冊入學的國際學生都還留在美國，事實上，約有九成的國際學生都滯留在美國。

疫情開始散播之時，國際邊境紛紛關閉，緊急返國的班機一位難求，而且機票高如天價。就算能順利返國，由於時差，他們可能得在半夜參與線上課程，也有人擔心一旦出境，就可能回不來。

當然，所有學生都受疫情影響，不過國際學生可能是其中最脆弱的族群，他們遠離家人、容易感到孤立，比起美國同學更少尋求諮商協助。學生簽證政策朝令夕改，種族主義高漲與紛起的排外事件都令他們更加焦慮。

維持社交距離有助減緩病毒傳播，不過對許多國際學生來說，他們的社交聯繫原本就不太穩固，疫情更使情況雪上加霜。以密西根州立大學 (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) 為例，由於多數課程已移至線上進行，約只有兩千名學生留在校園內，其中兩成是國際學生。他們不僅和家人分隔兩地，疫情也使他們被迫疏遠同在美國的同學。

在許多文化中，心理健康問題屬於禁忌話題，而心理治療也因此蒙上汙名，被視為軟弱的象徵。不過就算國際學生願意尋求協助，他們也不一定知道從何著手，他們對於美國的醫療保健制度感到陌生，而陌生可能帶來焦慮，焦慮再進一步導致逃避。

孤立並不是國際學生所面臨的唯一困境，由於 Covid-19 第一例

病例出現於中國武漢，因此全世界都出現反亞洲的情緒。自疫情之始，Stop AAPI Hate 組織已在美國追蹤到超過 2500 起針對亞裔的歧視事件，而分析 Twitter 等各大線上論壇則發現反華言論激增。

國際學生容易遭受這類種族歧視，在美國的國際學生中，約有三分之一來自中國，人數最多的前三名也都來自亞洲國家。由於擔心成為排外攻擊的目標，有些學生不敢離家太遠或獨自外出。亞洲國際學生多多少少都經歷過種族歧視，有些雖然只是隱隱約約的歧視，但他們都察覺得到，因此產生的恐懼感則一點也不隱約。

疫情也使許多學生的財務狀況出現困難。由於被迫留在美國過暑假，多出食宿等額外支出，原本可以用來支付學費的暑期工作機會也大為減少。由於全球經濟同步衰退，許多學生的家長可能失業或生意停擺，不過美國政府所提供的疫情緊急紓困金，支助對象並不包含外籍學生。

疫情雖然帶來新問題，但從許多方面來看，其實只是使現有問題惡化。對國際學生來說，建立社群歸屬感相當重要，因為身處異國有時難以發展較深入的人際關係。舉例來說，阿拉巴馬州的特洛伊大學（Troy University）為國際學生定期舉辦「身心健康」活動，與健身中心協辦可以維持社交距離的戶外體育課。透過對國際學生伸出援手，協助他們度過難關，待疫情減緩後，校方的善意也許可以吸引國際學生的同鄉朋友前來就讀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Karin Fischer / 林怡婷

資料來源：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(2020.10.20). Where Are Mo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? Stranded Here, Needing Colleges' Help

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www.chronicle.com/article/where-are-most-international-students-stranded-here-needing-colleges-help>